## 新民晚報

叫他"村长",村长的原创 桥段不少。三十年前,新 民晚报的资深编辑林伟平 请一帮作家朋友参观延安 中路刚建成的晚报大

楼。大家兴致勃勃地 来到最高一层的会议 室,大有一览众山小 之慨, 村长抬头望了 望天花板,冷不丁蹦出一 句:"可以搭阁楼。"

众人笑翻。

这五个字既体现了地 方特色, 又折射了时代风 貌,还挠到了上海人的痒 处, 堪为绝代妙语。

搭阁楼是上海人的-大发明。 上海滩阁楼之 多, 值得收入吉尼斯世界 纪录。谣想当年这座城慢 慢摊开之际,石库门房子 如雨后春笋,门楣上写着 富足、安详、仁寿,后来战 争来了,难民来了,房子不 够安排,二房东、三房东就 挖空心思拓展空间,阁楼应 运而生。上海话中的"二层 阁""三层阁",与西方建筑 中自带窗子的"假三层"并 不一样,中式阁楼内部是 个三角形空间,必须挖孔 开窗才能透气采光。

艰难时世中, 上海人 能在阁楼容身算是不错 啦。在有些石库门房子, 比如沿街开商铺的那种, 底楼比较高爽, 那么在底 楼与二楼之间的楼梯旁边 会有一扇移门, 拉开, 露 出一间夹层。天哪,夹层 只有一米多高,身子根本 站不直,这也能住人?我 们老家隔壁那幢房子就有 夹层, 住着两夫妻加一个

品

稼

居客客气气,关了门别有 洞天。贺友直画石库门风 情,就有一幅画专门描写 夹层的: 男人挑了一担煤

## 半面积。 阁楼上的风景

沈嘉禄

球颤颤巍巍地走上楼梯, 女人在煤炉上炒菜, 作孽

老宁波对上海石库门 生活太熟悉了,只有他画 得出来。

妈妈还告诉我:夹层 里住的是二房东。想不通 是吗? 一房东把最敞亭. 最正气的前客堂、前厢房 租给人家,可以赚更多的 钱。想象着二房东老太在 阁楼里钻进钻出,在昏暗 的灯光下数钱,我对莫里 哀笔下的阿巴贡就有了深 刻理解

上世纪70年代知青回

城,弄堂愈发局 促。大龄青年要结 婚、要生子,单位里 房子紧张,头发花 队,轮到你不知猴年马月

呢。求人不如求己, 搭阁楼 成了华山一条路。用三角 铁、工字钢、方子、三夹板, 叫上几个师兄弟,一两个休 息天就大功告成。再不行, 买两副板床也能凑合一下

房管所规定,阁楼的 横梁插进墙壁就要收房 租,产权归公:凭空搭建不 打墙洞,就不收房租。我 家"历史形成"的阁楼是不 插墙洞的,但在一次大修

十月既望,稻蟹俱肥,吃新米饭,尝大闸蟹是汀南 秋天里的美事。稻米是江南人的主食,白米饭软糯香 甜。有人说"人生不过是一碗饭",一碗好米饭源自一 粒好稻种。江南人为了吃上一碗好米饭,从古至今-直在培育好稻种,探究如何种出好稻米。《稻品》就是记 述明代太湖地区三十多个优质稻品种的专著。这种地

区性水稻品种志,在古代非常少,据史料 记载只有两本,另一本为《禾谱》

《稻品》中提到最多的地方是松江, 这款稻在松江叫什么名、是什么形状,可 见松江稻业之盛,优质稻品之多。松江 农人保持着培育优质稻种的经验与传 统,所以有了闻名遐迩的"老来青"稻米、 获全国金奖的"松早香"稻米。尽管现在 稻田少了,农民更少了,但他们依然努力

地探寻培育优质稻种,每年在这个丰收在望季节,到嘉 兴、苏州、无锡、常熟等江南稻品基地寻觅好稻种,学习 好经验。他们也每年在这个季节举行一次大米品评活 动,看今年有哪些"有苗头"的新品脱颖而出,尝尝谁家 的稻米种得更好。年复一年,他们秋收"品稻",春来种 "新稻",新品好米层出不穷,丰富了稻品。

稻与蟹都因水而生。据传蟹与稻在共生的日子 里,蟹要食稻,农人生气,你食我稻,我食你肉,捕蟹煮 之,鲜美无比,从此就吃起蟹来了。历史上出现过"江 南蟹厄",元史记载着"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 荡尽",蟹多得成了水稻灾难,但只要人开口食此物,此 物就会稀少起来。吃到如此美味,人是不肯罢休的,自 然界稀有了,聪明勤劳的人就养殖了螃蟹。

有好水才会生长好螃蟹。以前泖里水草丰盛,水 生物丰富,水质好,蟹在这个环境里生长可谓丰衣足 食,所以"泖蟹"被宋人写进了《蟹略》"泖属华亭,蟹大 而美,人呼泖蟹"。《松江府志》也记载着"蟹,江湖浦海 俱有,以三泖为最"。如今泖蟹原生态的生长环境没有 了,松江养蟹人十多年来在泖田不断地探索接近自然 的螃蟹生长环境。西风又起了,蟹脚骚痒了,食客要下 乡了。古代文人雅士在这季节约"蟹会",现在食客驱 车奔蟹塘,观"蟹会"。在夕阳将尽,黄昏欲临之时,蟹 塘里蟹纷纷浮出水面,横行于滩,正如古人所描述:"其 多也如涿野之兵,其聚也如太原之俘",仿佛是蟹的盛 会,壮观之极。"去年西风迟,影响蟹的口感""今年的蟹



成熟虽迟几天,但大而肥,吃 口好",松江的养蟹人也在这 时举行每年一次的"蟹会"。

时下,峰泖之地又秋风 飒飒,晚稻初香,泖蟹正肥, 劝君莫忘江南真况味……

陈村,作家圈朋友都 女孩,早出晚归,见了邻 中山墙重砌,工人师傅为 安全计,给阁楼加了一根 穿墙的横梁,房票簿上随 即增加了四角钱。前几年 老家动迁,倒是折算了-

> 大多数阁楼属干 隐蔽工程,弄堂房子 看上去还是二楼三 楼,内部已成为五楼

六楼。再后来沿街房子的 居民破墙开店,下面挖地三 尺做生意,上面搭阁楼住 人。今天不少财大气粗的 老板,当初就是靠着这样的 盘算挖到第一桶金的。

有阁楼,就会有老虎 天窗。上海的老虎天窗各 有千秋, 蔚为大观。 当年赵 丹在电影《聂耳》中探身老 虎天窗拉小提琴的一幕,真 把一班中学生迷死了。我 经常幻想家里的阁楼突然 开了个老虎天窗,阳光"噌" 地一下撑满了小世界。

然而现实是骨感的, 天窗的难度大于登蜀道。

至少有四五年光 景,我一直在没有 天窗的阁楼里打 转,直不起身子,但 房子紧张,头发花 转,直不起身子,但白的老师傅还在排 可以安放一个矮

柜。我装了电灯,挂了几 个镜框,里面镶嵌着从外 国画报 | 剪下来的美女和 风景,高考复习时每天奋 斗到半夜三更。

如果阁楼开了天窗, 世界就不一样了。住在带 天窗阁楼里的小男孩大都 有爬屋顶的壮举。站在方 凳上,手搭天窗引体向上, 骨碌就翻了出去,"悄悄 地进城,打枪的不要"。我 与邻居玩伴一起爬过屋 顶,屋顶上有晒干的猫屎, 有废弃的自行车轮胎,有 野蛮生长的野葱……干爽 的瓦片咯咯响着,有好几 块倔强地玉碎。走在刀刃 般的屋脊上,左右张望,心 里未免慌张,两边就是斜 坡,若是脚底打滑,就会不 可阻挡地滑下去,要么天 井,要么后弄堂,重则粉身 碎骨,轻则断手断脚。

站在制高点往周围眺 望,可以看到自己的五层 楼学校,看到淮海公园的 假山,看到沪南发电厂的 烟囱,看到国际饭店。苍

茫的地平线伸向遥远, 莫名的惆怅突然涌上心 头。大上海,你如此地

爬屋顶是一耥冒险 的旅程,被家长知道少 不了一顿臭骂,但在国 庆节那天获得了赦免。 吃了晚饭我们坐在屋顶 上看焰火,最期待"百鸟 朝凤"过后,被探照灯照 亮的夜空突然绽放一大 片降落伞,恰似水母般 地向城南飘来。我们高 举晾衣服竹竿去拦截,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经常糊 涂,是吾辈老者。难得糊涂,属人生 愿景,经常糊涂是无奈的现实。

夜光杯

不知从啥时起,健忘就紧随着 那苍苍白发及沟壑般的皱纹无情袭 来,它们联手老我容颜、毁我记忆, 让我等变成了一个个老糊涂

不信?请听老友的诉苦:去看 菊展出园门已过正午,等车时坐银 行台阶上吃了个苹果垫饥。上车后 掏墨镜,翻遍所有的包袋,不见踪 影。自忖,莫不是在扔苹果核时连 同墨镜随手扔进垃圾箱了? 好像还 听到"咚"的一声。于是下车,往回 走两站去寻那价钱不菲的墨镜。她 戴上一次性手套,在路人不屑的目 光里,第一次在垃圾箱掏了半天,这 才发现,不是自己扔苹果核的那个 垃圾箱:附近没有银行,也没车站。 罢罢罢, 再退回去半站, 终于在准确 的位置上见到了目标垃圾箱。沮丧 的是,箱内除了自己才扔不久的装 果核的塑料袋外,再无一物。墨镜 哪里去了?她立定在垃圾箱旁,脱 掉手套,又一次将包袋翻了个底朝 天,天呢,那墨镜兀自静静地躺在放 手机包包的夹层里! 这一幕令她悲 伤,曾几何时,绘图纸不差分毫的工 程师,怎么就成了一个老糊涂?

这事糊涂得像个笑话。但有 的,就差点糊涂成了灾难:一位老奶 奶从边陲小镇来到儿子的家,她重

老糊涂

桑胖月

任在肩:烧饭顺带接孙子放学回家。 儿子家因她的到来,过得滋润快活。 孙子是无肉不欢的主,老奶奶恰擅长 烧制家乡味的红烧肉。一天下午, 老奶奶在煤气灶上烧上了红烧肉, 在红烧肉飘香的那一刻,她想起了 该去幼儿园接孙子。于是兴冲冲拿 钥匙锁门下电梯来到了车水马龙的 大道,那是她永远看不够的热闹。

走笔至此,且按下不表。话说, 这楼里先是有人说好香啊,谁 家烧肉?继而,香味渐变成焦 糊,焦糊又变成了焦臭,不好, 不好,一向不爱管闲事的人都 涌向楼道,询问声声,脚步杂 (边看边聊

沓,物业与邻居们逐层查看,闻着嗅 着,终于找到了源头——老奶奶的 屋,但见黑烟已自门缝里飘出!

沸反盈天的那刻,老奶奶牵着孙 子悠悠地走来,拨开人群,看着洞开 的门,黑焦的灶头,与锅里的"黑炭", 她才如梦初醒:哎呀呀,我怎么,怎么 忘了这档子事? 忘了这档子事的老 奶奶, 越想越怕, 孙子吃不吃红烧肉 事小,儿子的家、整栋楼的几十家,可 不能因老糊涂而毁了,她决计回老 家,儿子媳妇谁也没留住她……

上述之例绝对是少数。然而检

视我们的日常,类似的糊涂事,你我 他,可没少犯。喏,戴着眼镜找眼镜, 临出门总不见钥匙;开冰箱的刹那会 愣住,我来拿什么呢? 买菜后,忘了 付钱拎起就走,待身后传来"阿姨,阿 拉不免费的哦",弄得窘透窘透。临 赴宴,无论如何找不到那串珍珠项 链,翻得屋里像摆地摊……够了,无 须再罗列喽。那,能不能延缓,并想 办法阻遏健忘向糊涂迅速发展呢?

办法总是有的。最简单的一 个是让任何小物件都"居"有定所: 强制眼镜永远居住在眼镜盒里,不 许搬迁;钥匙也固定一处,不能流

> 浪。别慨叹老了,别原谅自 己,习惯是可以重建的。你 看,那位阿姨,因多次吃过忘 带钥匙的苦,痛定思痛,居然 在每条裤或裙的腰带上缝上

襻襻、系上钥匙,哈哈,每逢开门她 都专享着"芝麻开门"的乐趣!

还有就是那句前人的谆谆教导: 好记性不如一支烂笔头。何况我们 的记性已大不如前了呢,那就把要做 的事,会忘的事,一一记录在案(本 子)。本尊就是个马大哈,我就出过 许多洋相。我现在的办法很笨,但行 之有效:把每天要做的大事,特别是 要钟点工做的,都逐件写在"记事本" 上。在它的提醒下,我记性见长。

我正向摘掉糊涂帽子的方向努 力,你呢,老伙伴?

-- 日得手, 便喜滋滋地剥 开降落伞系着的硬纸筒。 里面有一卷水果糖,真甜!

很久以后读到金字澄 的《繁花》,阿宝与蓓蒂爬 上屋顶,阿宝10岁,蓓蒂6 岁,两个孩子在屋顶上并 肩坐下,眺望远方,像受洗 一般庄重而纯净。瓦片是 温热的,黄浦江那边传来 巨轮的鸣笛声,悠扬如圆 号。蓓蒂紧拉着阿宝,江风 穿过她的发丝,轻舞飞扬。 这一幕,想必深深感动每 个爬过屋顶的上海男人。

前不久我在微信上看 到一张照片, 夜色温柔的 上海,四个小帅哥爬上屋 顶,他们身材"峻峭",各持 一架单反,向着浦江对岸 的东方明珠眺望。年轻人 背对着镜头,默默无语,我 看到了恰似星光的希望。

我忘了是谁拍的,又没 存在手机里。先容我向作 者致敬,然后请知情者告 诉我,我想用这张照片做 我下一本散文集的封面。

每年秋天, 总有这么几 天,满城桂花香,我和几个朋 友也总要去桂林公园访秋。 坐在草地上,天似阴似晴,云 时隐时现,空气中飘着浓郁 的桂香,一阵风吹来,桂花 洋洋洒洒拂在衣上、发际, 每个人都变得金灿灿、香喷 喷。飘忽的花香中,我恍惚 起来,穿过树梢稀薄的烟 云,回忆一点点地走近。

那年金秋时节,我与 桂香结缘。有关部门发起 为孤川义养基金筹款,我 也参与策划。消息发出 后,有不少学校响应,我们 决定在交大子弟小学举办 首场活动。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会长方明正在上海, 他得知后也来了。 走进校园,一阵阵桂

香扑鼻而来。大礼堂坐满 了师生,一条鲜红的横幅 "金爱心在行动",点明了主 题。台侧放着捐款箱,台前 堆满了衣物、文具、书包,每 份礼物都用红绸带扎好,上 面有只小信封,是捐赠人写

场响起了欢呼声:"小强! 小强来了! 小强好!"排山 倒海的喊声中,夹杂着发自 内心的欢笑。我一看,两个 学生推着一辆轮椅过来,上

的祝福语。校长致词后,全

## 桂花馨于染

叶良骏

面歪斜地坐着个孩子。我 走过去,只见他半闭着眼, 头低着,对我伸出的手视而 不见。我拍拍他的肩,他也 毫无反应。主持人大声宣 布:今天,小强同学来学校, 我们欢迎他回家。全场响 起一片掌声,持续了很久。

原来这是已毕业三年 的一个学生,因病致残,不 能与人正常交往。母亲只 好辞去工作,在家照顾他, 父亲不堪重负,也病了,全 家陷人困境。学校得知后, 对这个早已不在校的学生 伸出援手,不断派人探望, 帮助解决问题,还持续捐 款,使这个风雨中飘摇的家 有了依靠。学校凡有活动。 总是把这个孩子请回来,让 全校学生看到世间虽有不 幸,但只要有爱,就可以携 手同行。今天,又把他请来 了。全校教师列队捐款,好 几位眼中含着泪,我站在捐 款箱前,对每一位老师鞠躬 道谢,也止不住流泪。在温 馨的气氛中,学生为每位老 师鼓掌。时不时有孩子奔 过去,把糖果饼干塞在小强 口袋里,有小女孩还去抱抱 他。最后一位是校长,她把

厚厚一叠钱使劲塞讲捐款 箱,然后向着台下大声说: "同学们,谢谢你们,能帮 助别人是很快乐的。"方明 也走上台,他说,这是爱满 天下的精神,并掏出口袋 里所有的钱投入箱内,全 场响起更热烈的掌声。

捐款一分为二,一半 给小强。所有的衣物装上 卡车,每班派代表,送去儿 童福利院。迎着阵阵桂香, 交大子弟小学师生把满满 的爱送了出去。一群孩子 簇拥着小强,抢着安慰他, 七嘴八舌说着各种趣事。 看得出来,全校学生熟悉这 个孩子,非但不嫌弃他,还 把他当作学校一员,希望他 分享大家的快乐。轮椅离 开很远了,孩子们还站在校 门口不断喊,小强再见! 小 强再见!这件事已过去了 二十多年,当年的学生都已 长大,那个不幸的孩子我 再未见过,但我相信,每年 桂香满城的日子,很多人 和我一样会想起这件事, 心变得一片柔软。

桂树静默一年,才在 灿烂的秋阳里,有幽幽桂 香自那里蒸腾。桂花馨干 染,如此绚烂芬芳,来自于 一种凝练,一种生命的陪 伴。学校中爱的氛围同样 来自无处不在的细节,身 处其中,人就有了底气,就 会有勇气面对苦难。世间 -些美好的东西,带走与 留下的,都在无声地摇曳, 盛满了岁月,也盛满了 情。因此,一座城、一个学 校,就有了炽热的温度。



石榴熟了 王文明作

对孩子的教育,我 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 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 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 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 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 琴、跳舞成为必修。我 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 孩子的童年过得开心。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 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

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 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天到晚只知读书做功课的孩子,生 命中该有的那份童年快乐就没 了。没有小孩是天生喜欢读书的, 但不得不读,因为那是为将来做一 的,是在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及身 定准备。我们对

孩子读书的要求 不高,掌握基础 孩子的成长 黄惟群 知识就行。人的

将来,不由儿时读书好坏定。人的 定型,往往在十几二十岁后。小时 的塑造,也是大人一厢情愿,谁也 不知他们未来究竟朝哪发展。太 多甚至都没读过大学的人,因为干 了自己喜欢、合适的事,成绩之出 忘食地坐桌前,一口气写了好几

色,远超名校硕士、博士生。 一个人的智商、能力,都是天

体真正成熟 后,且知道自 己喜欢什么、

生的,而真正需要发挥智商、能力

愿不愿意为之 努力后。女儿七岁时,曾一本正 经地向全家宣布,她要当作家了, 要开始写小说,且说干就干,找出 ·沓A4纸,裁成两半,要妈妈帮 她装订成一本小册子,然后,废寝

章。写得还真不错,挺有想象 力 当我们还在惊讶中 还在咸 慨她大概真的天生就是个作家 时,她的兴趣变了,说将来要当流 行歌手了,说得我们全家大笑,问 她再过几星期,还将作出怎样的 改变? 那时,她大概只有十一 岁,又突然对诗有了兴趣,一气写 了好几首,有首题为《生 活,不能倒带》的,读完后, 我都开始佩服她了。

可那已是多年前的兴 趣了,现在恐怕她都不怎 么记得了。